

Classic

外国文学名著珍藏全译本丛书

刘捷等译

欧·亨利
短篇
小说精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外国文学名著珍藏全译本丛书

欧·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美〕欧·亨利 著 刘捷 等译

目 录

序	郭栖庆 (1)
麦琪的礼物	潘明元译 (1)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潘明元译 (9)
包打听	潘明元译 (18)
警察与赞美诗	潘明元译 (25)
艾基·舍恩斯坦的春药	潘明元译 (34)
财神与爱神	潘明元译 (41)
菜单上的春天	潘明元译 (50)
从出租马车的驾驶座上	潘明元译 (58)
没有结局的故事	罗达十译 (65)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罗达十译 (73)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罗达十译 (78)
命运之路	罗达十译 (87)
迷人的侧影	罗达十译 (114)
绿门	王友贵译 (124)
丑小鸭麦吉	王友贵译 (135)
托宾的手相	王友贵译 (146)
艺术加工	王友贵译 (157)
黄狗自传	王友贵译 (166)

鞋	王友贵译	(175)
沙勒罗瓦的复活	王友贵译	(187)
藏匿的黑比尔	龚雪萍译	黄新渠校 (205)
龙牙草	龚雪萍译	黄新渠校 (220)
哈格雷夫斯的骗局	李学术译	綦国英校 (229)
红酋的赎金	石发林译	李学术校 (246)
黑槲的卖主	王晋华译	(260)
耗费钱财的情人	王晋华译	(280)
仲夏骑士梦	董清林译	(290)
浪费掉的混合物	董清林译	(297)
来自都市的报告	董洪川译	(305)
伯爵与婚礼上的来客	董洪川译	(326)
合卺的五月	刘捷译	江家骏校 (335)
生活的陀螺	刘捷译	江家骏校 (343)
使圆成方	刘捷译	(351)
桃源过客	刘捷译	江家骏校 (357)
黑鹰的消逝	刘捷译	(364)
重见良知	刘捷译	(378)
被剪亮的灯盏	刘捷译	(388)
钟摆	刘捷译	(403)
一个纽约人的成长	刘捷译	江家骏校 (410)
一千美元	刘捷译	(417)
技术误差	刘捷译	(425)
最后一片藤叶	刘捷译	(434)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刘捷译	(443)

狐狸把戏	张显奎译 (451)
莲与瓶	张显奎译 (461)
三叶草与棕榈树	张显奎译 (474)

序

欧·亨利 (O·Henry, 1862—1910) 是作者的笔名, 原名为威廉·西德尼·波特 (William sydney Porter), 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

欧·亨利于 1862 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镇 (1870 年改为市)。他只接受过几年的正规学校教育, 从 15 岁时起便在其叔父开办的药店里干活。5 年之后, 20 岁的欧·亨利离开家乡去得克萨斯州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他先后在奥斯汀的一家银行任过出纳员 (1891—1894), 办过一个名叫《滚石》的幽默周刊 (1894—1895), 也作过休斯顿《每日邮报》的趣闻轶事栏目的专栏作家 (1895—1896)。1896 年, 他曾任职的那家银行出现资金亏缺, 欧·亨利涉嫌挪用公款被起诉。

友好的传记作家们曾暗示欧·亨利是无辜的, 然而他自己的行动则推翻了这种暗示。欧·亨利取道新奥尔良逃到洪都拉斯。1897 年, 因妻子病重他又返回奥斯汀, 被判在俄亥俄州的联邦监狱服刑 5 年。入狱后, 因表现良好, 服刑 3 年多即被提前释放。

据说那家银行本身经营不善, 管理不严, 欧·亨利丢失

的那小笔资金其实是由于技术故障而造成的，并不构成犯罪。因此有人说，如果欧·亨利当时不逃往国外，法院也许会宣判他无罪，他也就无须经受牢狱之苦了。

对欧·亨利来说，在监狱服刑的3年多是其一生中一段黑暗的日子。但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以欧·亨利为笔名开始了其短篇小说家的写作生涯。他根据一位同狱犯人提供的故事情节写成了《重见良知》，后又改编成短剧，大获成功，开了“警察与盗贼”类作品的先河。

有人说，欧·亨利这个笔名来自他在服刑期间认识的监狱看守奥林·亨利（Orrin Henry）这个名字，也有人说是取自当时狱中所用的一本法国药典的作者的名字。

出狱后，欧·亨利于1902年去纽约定居，继续他的写作生涯。欧·亨利从此深深地爱上了纽约，爱上了曼哈顿，爱上了四百万纽约人。纽约的公园、剧场、酒馆、客栈成了他大多数故事的背景地，纽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了他大多数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以每周一篇短篇小说的速度向纽约的几家报刊杂志投稿，作品频频刊出，知名度日增，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短篇小说家。

1910年，欧·亨利患结核病去世，享年48岁。他身后为世人留下的完整的短篇小说就有600篇之多，也有人说是300多篇。他留给人们最后的话是：“拉起遮光帘子，这样我就能看见纽约了，我不想在黑暗中回家。”作家对纽约和纽约人的一片深情可见一斑。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以个人生活经历为基础，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写中美洲特别是写洪都拉斯的；写美国

西部特别是写得克萨斯州的 ;写纽约市特别是写曼哈顿区的。其中数量最多、写得最精彩的是那些写纽约曼哈顿的作品。

欧·亨利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白菜与国王》(1904),主要包括中美洲的一些历险故事。这些故事中所描写的是同一组人物,情节上也有一些松散的联系。本集中的《鞋》和《龙牙草》两篇(两个短篇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两个部分)就出自《白菜与国王》。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是《四百万》(1906)。作者取《四百万》作为故事的篇名是因为当时有人说纽约市只有四百人值得一提,而欧·亨利则认为纽约市值得一提的不是那四百个富翁,而是那四百万普通人(当时纽约市的人口约三百五十万)。他自认为自己就是那四百万小市民中的一分子。此集中共收入 25 篇小说,不仅包括了他写的关于纽约人日常生活的故事中的一些精品,同时,在此集中,作者也运用了一个新的写作技巧——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四百万》为作者赢得了声誉,确立了欧·亨利在文坛的地位。本集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故事是从《四百万》中精选出来的,其中最著名的有《麦琪的礼物》和《带家具出租的房间》等。

欧·亨利是位多产作家,除了《白菜与国王》和《四百万》两部短篇小说集外,他的其他短篇小说集还有《西部之心》(1907)、《被剪亮的灯盏》(1907)、《温良的骗子》(1908)、《市声》(1908)、《命运之路》(1909)、《生活的陀螺》(1910)和《公事公办》(1910)等。他去世后,又有《乱七八糟》(1911)、《滚石》(1913)和《无家可归的人》(1917)等集子出版。1939年还出版了由他早年为休斯顿《每日邮报》所写的故事和所画的插图集集而成的《欧·亨利重

现》。

作为“四百万”普通纽约人中的一员，欧·亨利在他的作品中倾注了自己的一片苦心、一片真情。他的故事中有社会的弊端与不公，也有富人的阴险与狡诈，从多个侧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鞭挞了人间的不平事。他的作品中更有穷人的辛酸与无奈、呼唤与抗争，也有小人物的善良与真诚、友谊与爱情，字里行间表现出他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的同情和理解。

《警察与赞美诗》中的流浪汉索比无家可归，无依无靠。为了能在严冬找到个遮风避雪的安身之地，他想到了监狱这个免费提供食宿的去处。他想方设法，明目张胆地做出种种足以构成犯罪的举动，警察对他却置之不理。在一座教堂前，索比听着悦耳的赞美诗乐声，良知重现，决心弃恶从善，开始新的生活历程。而就在这时警察却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他。公理何在？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中的女房东珀迪夫人为了把自己客店里那个曾经有位姑娘用煤气自杀身亡的房间租出去而信口雌黄。而在那个房间里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姑娘正是那个要租房的年轻人要找的心上人。结果，绝望之中的年轻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可以撒谎，同情心何在？为了赚钱可以不顾他人死活，道德何在？

《麦琪的礼物》是欧·亨利反映穷苦人生活的典型作品。圣诞之际，妻子麦琪忍痛卖掉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为心爱丈夫买了一条表链作为圣诞礼物相赠，而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则卖掉了自己祖传的金表，为她买了装饰她那一头长发的梳

子。他们互为对方赠送的圣诞礼物此时已毫无实用价值，但却又是真正的无价之宝。穷夫妻间的真诚爱情和无私奉献尽在不言之中。

《最后一片藤叶》中的女画家约翰西得了肺炎，生命垂危。她望着窗外一株古老的常春藤，数着那上面已经寥寥无几的藤叶，最后一片藤叶飘落之际便是她的生命的终止之时。另一位一生未取得过重大成就的画家贝尔曼老人为了挽救约翰西的生命，在风雨之夜爬上墙头画了一片永不飘落的藤叶，约翰西望着那片藤叶恢复了生的意志和勇气，她得救了，而贝尔曼老人却因着凉而染病去世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杰出的作品，换来了另一个人的生命。其景感人，其情感人！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故事结尾时笔锋一转，巧设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在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之中有作者对社会的不满，有他对小人物的同情，有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他对人间真情的歌颂。读者在惊愕之余，不能不觉得这种结局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不能不感叹作者构思之巧妙，不能不去进一步深入思考。二是作者善于驾驭语言。他的语言生动活泼，机智辛辣，诙谐幽默。他的故事常常可以给读者带来“含泪的微笑”。

正如诸多文学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欧·亨利写作的速度太快，作品太多，他作品中的人物和他的故事的情节一样易于重复，写作手法也不免雷同。因此他的小说也就缺乏一定的深度，艺术手法上也难以达到当今之水准。

但总的说来，欧·亨利还是无愧于“美国最伟大的短篇

小说家之一”这一称号的。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在我国也曾风行一时。他的作品有不少已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有的已被搬上了舞台。

希望这个集子能使更多的读者更多更深地了解作者，更多更深地了解本世纪初的美国，尤其是本世纪初的纽约和纽约人，也希望它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欢乐和有益的思考。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郭 栖 庆

一九九四年八月

麦琪的礼物

潘明元译

一元八角七。全都在这儿了，其中六角是一分一分的铜板。这些分分钱是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硬兼施地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直弄得自己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复数了三次，还是一元八角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嚎之外，显然别无他途。德拉这样作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

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之际，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真够得上乞丐帮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人的手指按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美元。现在，他的收入

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忖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就是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濛濛的后院里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东西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象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子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折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

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撒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写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德拉奔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过于苍白，冷若冰霜，同“索弗罗妮”的雅号简直牛头不对马嘴。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揭掉帽子，让我看看发样。”

那褐色的瀑布泼撒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一边说，一边内行似地抓起头发。

“快给我钱，”德拉说。

呵，接着而至的两个小时犹如长了翅膀，愉快地飞掠而

示巴女王 (Queen of Sheba)：基督教《圣经》中朝觐所罗门王，以测其智慧的示巴女王，她以美貌著称。

过。请不用理会这胡诌的比喻。她正在彻底搜寻各家店铺，为吉姆买礼物。

她终于找到了，那准是专为吉姆特制的，决非为别人。她找遍了各家商店，哪儿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优质东西那样，它只以货色论长短，不以装璜来炫耀。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见这条表链，就知道一定属于吉姆所有。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份。她花去二十一美元买下了，匆匆赶回家，只剩下八角七分钱。金表匹配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看时间了。尽管这只表华丽珍贵，因为用的是旧皮带取代表链，他有时只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的狂喜有点儿变得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着手修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破坏，这永远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件了不起的任务呵。

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络络小卷发，使她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里老盯着自己瞧，小心地、苛刻地照来照去。

“假如吉姆看我一眼不把我宰掉的话，”她自言自语，“他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但是我能怎么办呢——唉，只有一元八角七，我能干什么呢？”

七点钟，她煮好了咖啡，把煎锅置于热炉上，随时都可作肉排。

吉姆一贯准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离

他一贯进门最近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下面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紧张得脸色失去了一会儿血色。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此刻，她悄声道：“求求上帝，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步入，随手关上了门。他显得瘦削而又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需要买件新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呀。

吉姆站在屋里的门口边，纹丝不动地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他的两眼固定在德拉身上，其神情使她无法理解，令她毛骨悚然。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向他走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无法过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你不会介意，是吗？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着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这明摆着的事实。

“剪掉卖了，”德拉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也同样喜欢我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嘛，对吗？”

吉姆古怪地四下望望这房间。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差不多是白痴似地问道。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这是圣诞前夜，好人儿。好好待我，这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接下去，“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恩爱啊。我做肉排了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现在，别着急，先让我们花个十秒钟从另一角度审慎地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房租每周八美元，或者一百万美元——那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或才子会给你错误的回答。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少了那件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待。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

“别对我产生误会，德尔，”他说道，“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我以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减低一点点对我妻子的爱情。不过，你只消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为什么使我楞头楞脑了。”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的尖叫，哎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

还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梳子——全套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美妙的发梳，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明

麦琪(Magi,单数为Magus):指圣婴基督出生时来自东方送礼的三贤人，载于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七至第十三节。